



1050

支援

石青著



支 援

石 青 著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• 1957 •

內 容 提 要

这个集子，是由四个短篇集成。是透过淮河兩岸的農民生活，反映新的精神在这个地区的成長和勝利。“支援”是描寫在峰山切嶺的治淮工程中，在民工間展开对不團結和狹隘和保守思想的斗争。“陈功和他的扁担”是描寫陈功这一質朴的民工，如何艰苦的擺脫了个体農民意識的折磨，而終於赶上了隊伍。“張国才”是歌頌淮河边的防汛能手——一位普通農民的忘我、勇敢而又机智的精神，在佛子嶺工程中，曾冒着生命的危險救了另外一位工人。“勝利了的苏成才”描寫一个生產隊長苏成才，如何在勝利与失敗、榮譽与可耻之間，真正的贏得了勝利、榮譽和愛情。

支 援
石 青 著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1号

華文印刷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書 号 1290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2 1/16 字數 40,000

1957年4月第1版

1957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10,000 定價(6) 0.18元

目 次

支援.....	1
張國才.....	25
陈功和他的扁担.....	32
勝利了的苏成才.....	46

支 援

决 定

臘月天，太陽已經偏了西，北風越叫越凶，峰山新开河底的冰，結得硬棱棱的，可是毛茸茸的被一切为兩的峰山上，还是密麻麻的布滿了人，虽然分不清“个”，但对准陽光看去，却又一壠接一壠的，一行又一行的，一絲不紊，比麥行还齐。再看近处，那就更加真切，人們一排排的，爬坡上坎，連跑帶竄，把抬子川流不息的送上送下，走馬灯似的活动着。

張茂和他那隊民工干得真热，有的敞开怀，有的上身精打光，头上还冒着汗，一股北風吹來，渾身清爽，干的更欢。

这一中隊是全部峰山切嶺工程中跑得最快的一隊，前些天張茂和大伙又創造了修坡、修平台的先進法，工程進行的更快，土塘已經比身旁二中隊深下一丈多，今天就可以全部完工。他們已經开过动員会，大家齐心齐意預备去支援第二中隊。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所以干的格外起勁。

他們个个挺胸扭腰，矯健、敏捷，快步如梭，活似生龍活虎，可又人人按部就班，干的又輕巧，又出“活”。虽然那二中隊的土，有意無意的直往这边塌，也沒有人去看它一下，吭一下声，只顧自己干。其中有个小伙子，濃眉大眼，中等身材，干得一手好活，他正在鉋層石，手急眼快，一时不閑，掄着大洋

鎬，下下得勁，鎬鎬百十斤，干得正在興頭，這就是一中隊的隊長張茂。他想到，上級命令一下，就要雄赳赳氣昂昂的，扛起家什去支援。心就撲通撲通的跳。

就在貼邊的二中隊，和一中隊一比，土塘就像戲台一樣，屹立在當中好像給一中隊做了個屏風，給一中隊擋住猛烈的北風。可是這個中隊的閔隊長，每逢隊員要求改改工作法，他便說：“不簡單！不簡單哪！慢慢來，這可不是性急的，咱寧可遲一步，可不能冒失。”要是有人不知趣的再提，准遭一陣閔棍給打回去。如今落得被第一中隊來“禿鷄”（突擊），他心里非常懊惱。

各中隊派來參觀張茂先進工作法的，在窪地里看的不過癮，便一齊爬到二中隊這個高台上來。他們看了這兩個中隊的工作情況，不免指指點點，說些是非。這可把閔中隊長氣炸了，他跌跌爬爬的上了高台子，正迎着北風，齊脚面的大衣被刮的直撲打，一晃一晃的站不穩腳，一手按着要隨風溜走的鴨舌帽，嘴張的像個碟子，把手臂使勁一揮，大聲喊道：“喂！參觀的人，都到山頂河堰上去看，不要耽誤俺們中隊工程。”他將“俺們”兩字尖聲的喊出來，臉上暴着青筋。接着又跳出個麻子來，臉通紅，頭上熱氣蓬蓬的，三步當兩步的沖過來幫助閔中隊長喊：“讓路啊！筐來了，撞倒。”

老閔攆走了參觀的人，回頭一看，一些積極的民工，却都是東西瞎撞的抬土，有路就走。他們以為自己這層土質一定比一中隊的堅硬些，因此，第一中隊雖然走上了前面，却還想加把力，趕上第一中隊。那些老油條呢，就一口咬定領導上有偏心，派了這段難做的工地給他們，便索性來個怠工，有的把

抬子停放着，有的慢条斯理的在系筐索。因此積極分子急的直躁脚，那边却是有說有笑，抽袋烟、屙堆屎、拉呱一番再干。真是有些人累死，有些人閑死。

老閔看了这情况，心里一气，便翘起嘴，手里横拿着扁担，向那些落后分子身边，气呼呼的走过去。他不說話，神气可就像要尋人打架似的。知道他脾气的人，便馬上动手工作起來，免得挨他的批評，可是等他一走过，便又歇下手來。老閔回头看看这情形，实在無法可想，自己也乏勁了。怎么办呢？指導員又病得很重，住在医院里，不能管事，想商量也沒个商量的。老閔沒法，就只好無精打彩的蹲到老塘角上去悶着，呆看那快落山的太陽。

借 路

第二天一早，第二中隊的地段，划了一半給一中隊。

閔中隊長一上段，就看到不少二中隊的民工，在挤着爭着看一中隊，他一边踉蹌着跑過來，一边拍打着大衣，赶小鷄似的把自己的民工赶回去：“我的小老子們，快干吧！再看就得爬了……”等大伙七手八脚的干起來，他又蹲回那老塘角，盯着民工們干，憋足了勁不朝一中隊突击地段看一眼。心想：“俺才不看你們呢！就給你們这点窄地方，看你們怎逞能？等你們干出个名堂來，俺就算輸給你們。”

一中隊的民工，把那接收过來的乱七八糟的塘子，整理得条条是道。他們个个憋足了勁來支援的，誰不想大手大脚的干一場。誰知才一开始干，早挤成一团，原來这工段比原來的工段窄了一半，弄得他們活像大牯牛掉在磨眼里，就是渾身是

勁，也分毫使不出來。那掘土、扒石頭的，也干瞪着眼，筐都沒處下，兩手空着，急的直喊直叫。二中隊的一個麻子，知道一中隊已經出了事，便笑吟吟的跑過來，“嘿！嘿！”笑了兩聲走了。

張茂沒法，和朱指導員一商量，只好暫時不使新工作法，換個舊法子先使着，再去和二中隊老閔商量，借一條路走走。

張茂和朱指導員找到閔中隊長，開門見山的說：“閔中隊長，可能研究一下，借點路俺們使使，看！使舊法子了。”老閔半天沒開口。張茂看老閔不開口，就自己轉彎說：“要不再划兩公尺給俺們干也可以……”老閔沒等張茂說完，臉一搭拉說：“看你說的！俺們好像不擠！你們点子多，另外再生個法子嘛！”心中却暗忖：“到底不能不求到俺！就是不借，看你們可能趕得過俺們。”朱指導員在旁邊看的清，把張茂打發走了說：“老閔！這是幹部說的話？”說的雖和氣，却很尖銳：“老閔！你以為俺中隊先你們一步是討了巧，占了便宜？支援傷了你面子嗎？這種互助，為了工程，有什麼不好！”問的老閔直扭眼歪耳朵。朱指導員接着說：“教導員布置的工作，你怎麼沒做？”閔中隊長一愣：“什麼？”朱指導員說：“動員民工！”閔中隊長心里暗說：“他怎麼知道的？”抬頭朝朱指導員看一眼，正碰着朱指導員也盯着他看，他覺着那臉又嚴肅、又善意，想說什麼又縮住了，朱指導員說：“說老實話，你這樣做一定影響工程，俺真耽心你把紀律給忘了！……”

老閔理缺硬不過，想了一會兒，把話題一轉，果斷似的說：“老朱，說罷！你要多少？”朱指導員說：“你誤會了，我不是為了借路才這麼說，路是小事，俺還可以另外想法子。可你這思

想却得当心啊！……”沒等朱指導員說完，閔中隊長搶着說：“知道，知道！你說要多少吧！”朱指導員看他聽不進去，只得說：“你這邊比俺們那邊寬敞些……兩公尺吧！”老閔為難了一下，朝朱指導員貼近一步，伸出五指，裝得很大方的說：“借半公尺給你吧！”看看朱指導員嚴肅的沉默着，老閔才把瘦臉一緊，牙一咬，脖子一硬說：“一公尺！再多一毫也不行！”朱指導員看看太不像話，就干脆地說：“不是‘行不行’！是應該不應該，把工段工程看成你自己的，眼只看着自己鼻子尖，就一寸都不行，要真是你自己的，一分毫俺們也不要你的！”但他怕老閔接受不了，又怕真的不要，老閔那肚量也容受不下，只得先走了，下午再談。

朱指導員剛回到一中隊，只見三中隊的劉中隊長站在高台上，笑吟吟的對自己中隊的民工們說：“同志們，俺代表三、四兩中隊的民工，向你們互助友愛、支援別人的行動致敬，俺們保證向你們學習。”接着又說：“另外俺們大伙看你們工段太擠，決定划兩公尺借給你們當路，尽早完成任務。”一聽這話，一中隊的民工“嘩嘩”的巴掌聲拍個不停。有的晃着扁担，有的挑着筐，蹦着、跳着，鬧的熱火朝天。

一中隊得了這兩公尺路，立時研究了一陣，又實行先進工作法，人力、路綫都調整了，號子聲一響，隊勢便一下子拉開。挑土腳下一蹬，胸脯一挺，早跑出几步，坡坡坎坎哪在他們眼下，那挖土掘石的也都是彪形大漢，治淮老手，是張茂特意選出組成的，只見他們并排干着，粗大、紫油色的臂膀隨着張茂的號子一起一落，層石成堆成堆的給跑下來，鉄礮石一攤一攤的朝下倒。

張茂順眼一瞧，工程虽快，却不累人，还没出汗。就喊：“加油！把窩的工掙回來！”全中隊頓時更緊張起來。号子声傳到附近工地，不少人伸着脖子，踮着脚看。麻子也朝这边瞪着眼看，嘴里咕囔着什么，張茂已看在眼里，心想：“不能为你嫉妒，俺們不干活，丢下工程，顧你的面子！”还是照干，只是格外留神。

閔中隊長眼看一中隊解决了难题，又順当的干起來，也急了，就一忽东，一忽西乱赶着民工，也喊着：“加油啊！加油啊！”有几个小隊長建議学一中隊工作法，正碰上他火头，哪里理会这一套。麻子几个人眼看一中隊跑上前了，急的冒火，拚命的叫上土的：“多加……多加……”直堆到扁担高，一个劲的抬冷筐。要赶上一中隊哪还管保健制度，心想：“这次拚命也不能輸給他們。”閔中隊長早看出这情景，正合心意，只装沒看見。

冷 战

全工地靜靜的，北風略停了一点，太陽照得暖和和的，張茂小隊都在塘子里休息。虎子四脚朝天，軟綿綿的躺在那兒晒太陽，眼被陽光射的眯眯着。舒坦得差一点睡着了。張茂輕声說：“你們快來看！……”虎子只听一群人輕手輕脚的走着，却懶得睜眼，乐得躺一会养养神。原來虎子干活干的滿臉汗，东一把，西一把的抹擦，把手上沾的五顏六色的土，直抹了一臉，自己还不知道，大伙走过去一看，他还跟沒事人一样帶着大花臉躺在那里，人們就大笑出声。虎子一听笑声，兀的坐起，紅嘴白眼楞吃吃的，瞪着大伙發呆。虎子覺着不对！“嗖”的站起慌忙用手一擦，却又成了个黑臉張飛，又笑的大伙直喊

親娘！虎子一急叫道：“看看你們自己吧！”众人这才相互一看，誰也認不得誰了，不是大花臉就是小花臉。当初干活，誰有閑情看这个，这时彼此一看都楞了。相互指手划脚的笑癱在地下，直喊肚子痛。于是一窩蜂似的跑到河底冰水中去洗。在冰水中一照，看看自己的臉，張茂笑的坐在河底爬不起來，說：“过年咱全小隊回家一定扮他一出戲演演，着实乐他一下子。”

一陣笑乐过去，大伙在太陽下讀报，有的抽烟、用石子下五子棋，有的談今說古的閑聊着。虎子和張有彩手拉手躺在那里商量回后方怎样成立生產合作社。

二中隊的麻子这时还眼鼓鼓的看着一中隊。原來这麻子，最是直桶子脾气，一戳三蹦，不管啥事，只要心甘情願，总是一馬当先，一个頂兩的干。往年治淮也受过次把表揚。只是缺乏正确的領導和培养，不大上進。后来却因領導上号召找竅門、想点子改進工作法，不提倡拚体力硬干，麻子虽干的欢，却沒再受过表揚，心上不自在。加上今年眼看“手下敗將”的一中隊当上“先進小隊”，存着一肚皮火，歪着腦袋不服，也就不管場合，想办法耍弄一中隊，上半年就險些被他戳出乱子，幸好朱指導員、張茂在場及时制止解决了。

这时正有几个二中隊民工商議学一中隊工作法，李成德和趙林兩人，佩服第一中隊点子多，办法好，只是被“秃鷄”比賣地还难受。麻子插進去說：“咱才不賣那傻勁呢！再干也許不上模范。”他看虎子就在左近，故意大声說：“給‘秃鷄’还好受，就是那几个民工的神气勁，叫人头皮發麻。”边說边朝虎子嗽嗽嘴：“討了一点小便宜，眼就長到額角上。过年鬧‘会’俺

一定編个唱，到他庄上去數落他們一頓。”趙林說：“是啊！就看那張茂吧！單个拚干，他哪能勝過俺們麻子。”麻子不知是打趣，一拍胸脯朝虎子一指：“就是他，俺也不在乎！”虎子躺在那里閉着眼晒太陽，从眼縫里偷偷朝麻子瞧了一眼。又听李成德說：“你怎么不知好歹，別人支援咱，你倒把好心当驢肝肺。”麻子一听可有机会啦，大声道：“支援！支援得俺都沒臉到別的庵篷去，一下工悶頭就睡，那天有人問俺：‘麻子，你中隊弄啦！’俺只气的一天只吃一碗飯。恁大个工地誰不知道他們占了先，俺們落后丈把多！这气俺可受不了。”气的一蹶。又說：“就說是走在前頭，那是他們土松好干！閔中隊長說：俺們土方給估少了。他們呢！估多了，所以不支援就回不了家。你們可听到一中隊有一个敢說‘禿鷄’的！”

虎子兀的坐起，又想想不能犯紀律，不能吵。压着嗓門，弩的臉紅朝麻子說：“对了！俺們就是怕回不了家才來干的。明兒个過年俺們每人还打二斤細粉絲請你們吃呢！”麻子冷不防有这么一着，一时倒楞了，嘴里喃喃說：“俺們希罕你們粉絲吃！”虎子接過來說：“噢！謝謝你們呀！要不是你們給俺們这塘子干，不知哪年才回家呢！再說要不是你們看住这丈把高的戲台，不早給人扒光了，俺們到哪兒去找这寶貝呢！那就一輩子回不了家啦！”麻子着这悶棍一打，急的臉通紅，挤眼咧嘴，舌头光打轉吭不出聲來。虎子暗暗地緊握着拳头，只牙縫里挤着說：“你們这群蒲种！”

蒲种二字刺痛了麻子。麻子一翻身站起來，急的結結巴巴的，大着嗓子喊道：“你憑啥罵人？……你罵俺可以，你为啥罵俺全中隊蒲种？……”吵个沒完，恨不得把这兩天被“禿鷄”

的“怒气”一气喊光。有些二中隊民工一听，原有那不服的，如今又着了罵，如何不气。回过来就罵：“一中隊才蒲种呢！”一中隊無端挨罵，受不了的也就回过嘴來，好像被这一罵，当真会变成蒲种似的認真吵起來。李成德、趙林……想解說，哪里还插的下嘴。七嘴八舌，人越來越多，忙坏了两个中隊的小隊長，直劝說也止不住。張茂一把拉出虎子，再回去拉那鬧得凶的。

閔中隊長拚命似的挤進了人群，下半截大衣被挤住拉不出來，直喘，八字眉倒豎着，眼珠朝一中隊直滾。大伙只当他出來主持公道，却听他說：“哪一个罵俺中隊蒲种，站出來！……哪能这样支援！”手顫抖着使勁一指，往后一背，头一昂說：“你們領導……”赶快补充一句：“小隊長要好好批評这家伙一下。”

一中隊有些民工一听，气忿不平喊起來：“包庇！干部包庇！”三、四中隊好事的民工也过来給一中隊帮腔。这一來，風波反而大了。

左边的民工，看到他們吵嘴，一兩万人都指着一、二中隊叫喊起來：“你們是治淮的，还是來吵架的？”“不要給民工丢人了，回家关上大門去吵！……”張茂听到羞的臉通紅。

朱指導員听到吵架丟开会議，一步趕來。民工看他來了一拥而上，你一句，他一句，弄得他不知听誰的好。朱指導員等大伙說完，笑的哈哈的說：“就为这事嗎？怎么都跟小孩子似的！看吧！全工地都反对咱們吵架、鬧不團結。把这事交給領導上解决，該批評的批評，該表揚的表揚。大伙上工吧！总不能还打一架呀！”說的大伙也笑了，一想怪对的，早都散了，

光剩下几个好鬧事的，看看鬧不起來，也就干活去了。

朱指導員等民工走完了，拉閔中隊長到一邊，說：“老閔！看出來了嗎？這才是第一支援，就吵起來了，你想怎樣解決……”老閔只發楞不言語。朱指導員掏出一張紙說：“周教導員叫咱們彙報支援情形。”又遞過一張給閔中隊長：“這是俺寫的一中隊情形，你看一下。”閔中隊長接過一看，上面寫着：“……除了借路事情外，又一連出了些小事，一中隊民工受了些刺激，有些落后的反映：‘支援，願意；一戳一挑受不了。’‘支援別人反而挨罵，不如回去。’‘下次扒河學乖點，等別人來支援，反正有三斤大米吃，不如意還可以罵兩句。’……決定今晚召開黨、團員積極分子會……要根本消除對立情緒，需要二中隊的有力配合，深入動員。……”閔中隊長邊看邊想：“好啊！把俺也給拖上一把。”忍不住朝朱指導員說：“罵人是你隊先罵；上午的事俺可不知道，你怎麼寫到俺頭上來了呢？”他只覺得無故被人咬了一口，就肝火上升，眼里現出幾根血絲。朱指導員早看出，只耐心的說：“你沒動員過，就一點問題沒有，那麻子不是你隊的？”閔中隊長一個勁的拉長臉，扭着脖子不耐煩，也不看朱指導員。朱指導員一看這情景也就正面提出說：“老閔！我看你越來越不知自己毛病了。”閔中隊長一聽火了：“俺什麼毛病？……你有本事彙報去好了。”朱指導員說：“你以為俺不應該彙報？俺不是對你個人面子、威信負責，俺要對工程、對黨負責。這不是什麼私人意氣的事。……老閔！我不知你這幾天竟會把自己弄成這樣。”撫着閔中隊長的手說：“任何同志的進步，落后，同志都應該關心。你却把這關心當成打擊！”又說：“你看不妥，可以把你的意見也彙報給上

級。这样更容易叫上級了解干部情况；解决问题也快。”又看看閔中隊長反映，自言自語說：“這場爭執是早晚免不了的。”

閔中隊長猛抬頭說：“老朱！你怎說這話，俺不是向你討饒、說情！俺敢作敢當，真金還怕火煉？有人告俺就怕嗎？你不給俺看，俺也早料到有人背地捉弄俺，哼！俺也有嘴有手……”說完把紙朝朱指導員手里一推，扭頭就走。那齊脚面的大衣，給北風吹的裹着腿，委屈得眼角含淚，踉踉蹌蹌奔回中隊部去了。

半夜，張茂爬起來解手。黑洞洞的，滿天是星，北風直叫，凍得張茂直顫。他心想：“明天又是好個大晴天，‘速’干，爭取雨雪前完工……”正想着，兀的覺着有幾個黑影子直躡，定神一看，一忽就不見了！他只當沒看見，裝做回去睡覺，暗暗藏在棚角上。不一時，黑影又出來了，只見二中隊民工一個接一個，弓着腰，輕手輕脚的边走边穿着衣裳，有的還懵懵的。只听麻子壓着嗓子說：“輕點輕點！老子們！”張茂看的清楚，心里早有九成明白。心想：“這群冒失鬼，真是人急造反，也不怕犯禁條了。”前二年張茂是干過這一手的老行家，只是領導上批評過之後，早不干了。張茂看罷，本想當面阻止，又怕半夜引起爭執，就縮回去睡了。

冲 突

天大亮了，二中隊早偷干了半夜。原來二中隊民工眼看昨天一天就比一中隊落后了一公尺，个个着急，都想爭口气趕上去。以麻子为首的一些人就开始活躍，到处動員，又想了各式各样的点子扭轉骨幹分子的思想，瞞着閔中隊長半夜里就

起來偷干了。

麻子抬着滿滿一筐，渾身是汗，得意的大聲喊道：“这下可揚眉吐气了！……加油啊！赶过一中隊。”才住声又使勁抬着、跑着，却不料迎面來了張茂，麻子立时揩掉汗，挤眉弄眼的暗傳消息，全中隊都裝作才开始的样子。麻子口喊：“这第一筐抬的恁冷，压不出汗來。”

張茂看在眼里，心想：“这一定要伤人，要赶快反映給上級！”又暗忖道：“二中隊拚着夜里不睡、犯紀律來赶俺們。他們心里有火，可得留神。”

一中隊民工，昨晚开了会，前后又反复動員，都摸到些道理，情緒虽低，“活”还是照干。虎子也受了几句批評，可是思想通的最快，所以这天抬的最猛、最起勁。張茂直叫他：“細水長流，猛了伤身子。”他不理！

麻子眼看虎子干的这么“速”，自己偷干了半夜，身子又有点倦了，看看赶不上虎子，觉得自己煞了威風，比虎子矮一头，忿忿不服。心想：“俺要不是偷干了半夜，一定要跟你比試一下。”于是只想找岔子，說了些刺激話。虎子只当耳旁風，不答理他，还是照干。可是虎子工作的地方，正和麻子貼近。有一次，虎子在兩隊搭界的地方直冲下來接重筐，可巧麻子也正从旁边过，抬着后杠。麻子一看机会不可錯過，就猛的一使勁，叫扁担斜刺里朝虎子撞去。麻子原想吓唬一下，叫虎子出个丑，弄个乐子耍耍，誰知肝火太旺，使勁太大；那虎子又是一心要冲下接重筐，沒提防麻子竟会做出这种事，等看到扁担直搗過來，却已迟了，嘴里嘴外，連帶牙花子早戳的血直流。再一揉擦，抹的滿臉，怪吓人的。

一中隊民工看同伴給弄成这可憐样，疼的絞心，慌忙上去扶助，把虎子圍的水泄不通。回過頭去咬牙的恨那二中隊的麻子。

那抬前杠的，只一個勁的朝虎子賠不是。麻子原也吓楞了，看流了那些血，心也軟了三五成，又怕出事受處分，只不吭聲。一中隊民工都虎視眈眈的盯着他，二中隊的一些人在旁指手划腳的聯珠炮的批評、數落他。他哪里挨過這種難堪，心里不服氣，不由火起，頭皮一硬，大喊大叫的道：“看他神氣的迎著頭跑，又這麼擠，俺那扁担又沒長眼，他硬往上撞，怪誰……”虎子正在唾著、抹著，听了麻子的話也有幾分氣，心里却想：“俺可不再鬧事了，听指導員的話沒錯。”朝大伙擺擺手說：“算了！算了！”扭頭走了。

一中隊有心窄的，看麻子神氣活現，直想拉過來揍一頓。又看虎子慫地沒骨氣，倒成了軟面条似的，早火了。其中有個人便按捺不住說：“這氣還受的了！打……”

雙方跳著、蹦著、罵著，把土塘的土踩的直翻滾。

張茂和一、二中隊的小隊長，積極分子擠在當中，好說歹說的勸著、拉著。使勁把人朝兩邊推，哪里推的動。張茂累的直喘，渾身勁都使光了，看看越擠越近，就要交手了。張茂心想：“這一打還得了……”別的小隊長也急的叫苦。

朱指導員也不知哪里去了，事在火急。張茂拉過張有彩，叫他背著自己，正好冒出個頭來。帽子也擠掉了，披著散頭髮，兩手使勁一舉，喊道：“大伙要打！打俺！……”小隊長乘勢也跟著喊：“大伙要打！打俺們。”加上全工地民工都氣的揮著拳頭，吼著制止打架，正好又沖過十幾個干部，幾十民工，往